諸史瑣言

諸史瑣言卷三

史記三

伯夷傳　茅鹿門曰以議論敘事傳之變體也　按列傳創於太史公伯夷傳又居列傳之首安得云變體耶

孤竹君之二子也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札記曰此十四字是合刻者之言下當有奪文　按此合刻者因正義所引與索隱同而刪去仍記其異於此非其下有奪文也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索隱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屬　按土言近世則不得舉龍逢比干以為證

同明相照索隱已下並易繫傳文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正義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易用乾象辭也　按易文言傳文非繫傳亦非象辭也今本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亦異此文同明相照同類相求異

管晏傳貴輕重索隱輕重謂錢今管子有輕重篇　愼權衡正義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愼之　按管子輕重篇凡十九日臣乘馬乘馬數問乘馬事語海王國蓄山國軌山權數山至數地數揆度國准輕重甲輕重乙輕重丙輕重丁輕重戊輕重己輕重庚其所該之事甚廣不止謂錢也又輕重甲篇言五戰曰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愼權衡者即所謂戰權戰衡也索隱說固未諦正義亦非評林謂輕重權衡指下三事亦誤也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按管仲卒桓公四十一年當魯僖公十六年晏子於魯襄之十七年即見於傳相距凡八十七年史言百餘年誤

老子韓非傳楚威王聞莊周賢至以快吾志焉　按正義引莊子釣於濮水之上云云而謂與此傳不同按正義所引出莊子秋水篇言楚王此史所言出莊子列御寇篇言或聘而不言楚又無子亟去已下數語此則其不同也

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按知讀去聲乃與下辯字對正義說未明

司馬穰苴傳盧舜治曰穰苴齊之宗人田乞也　按田乞者陳僖子也史下云田乞田豹之徒是也盧言絕無根據

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　按爲當作至

孫子吳起傳君弟重射索隱重射好射也董氏份曰重射謂以重射即下千金是也注非徐孚遠曰重射再射也注與董說俱煩而不明也顧氏日知錄曰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非　按如徐說則重讀平聲然上文已言忌數與

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則再射之說難通當以董顧之說爲是

不搏撠索隱撠以手撠刺人余有丁曰撠義當爲擊非矛戟也　按漢書五行志中注師古曰撠謂挶持之也揚雄傳下注師古曰撠挶也詩鴟鴞傳拮据撠挶也釋文撠本亦作戟說文手部挶戟持也段注戟持者手如戟而持之也左傳公戟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然則撠字本當作戟後人始加手旁其義則作挶持索隱及余說竝非

批亢擣虛索隱亢音苦浪反亢者敵人相亢拒也顧氏日知錄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搤其亢之肮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按漢書劉敬傳作亢師古注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一切經音義二十引蒼頡篇亢咽也顧說是索隱音義皆非

持虛者齊其虛也即下文所謂衝其方虛也批亢謂搤其要路擣虛謂攻其不備顧合爲一事亦未是

於洞庭右彭蠡　按國策左右二字與此互易

伍子胥傳楚誅殺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集解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索隱郤宛州犂子伯嚭郤宛子　按左傳昭元年楚殺伯州犂乃靈王非平王也志疑云伯州犂三字衍是也左傳不言嚭爲宛子楚世家云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宛之宗姓郤宛之宗姓伯氏子嚭伯氏之子嚭文雖相連各不相涉讀者誤合爲一年耳史文初不以伯氏爲郤之宗姓也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亦不云嚭爲宛子集解索隱不知何所據吳越春秋以郤宛白州犂爲一人尤誤

楚將子常集解子常公孫瓦索隱公孫瓦也　按囊瓦子常之孫不得稱公孫注並誤

敗吳兵於稷集解稷丘地名在郊外　按史文稷而注稱稷丘恐注有奪文楚世家言敗吳于稷左傳定五年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於沂杜注稷沂皆楚地是左氏亦作稷而敗吳之地在沂不在稷也乃索隱云左傳作稷丘杜預云稷丘地名在郊外何耶

遂威鄒魯之君以歸官本威作滅攷證臣照按此與左傳及魯世家俱不符且與下文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句相刺謬疑文有誤　按攷證未以王左毛本相較故有是疑凌本亦誤作滅

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　按陽生悼公名也此文

有誤爾時齊人立悼公子壬或陽生二字乃壬之誤

仲尼弟子傳仲由儒服委質　按質之利切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蓋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說文無贄字周官作摯說文質以物相贅委質於人亦引伸之義臣委質於君弟委質于師其義一也索隱引服虔左氏注迂迴費解

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　壺左傳作盂

是時子貢爲魯使于齊索隱左傳爲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札記曰案此於上下文皆不相涉索隱本出此九字於子貢傳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條後疑今本錯簡　按仲由之卒亦是哀十五年在子貢使齊之後下文宰予死於齊子貢亦卒終于齊故綴此句以聯絡上下文非竟不相涉索隱以爲誤故未必然札記以爲錯簡則子

貢傳內亦無從著此句也

惡言不聞於耳集解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衞　按今家語注作子路夫子禦侮之友疑侍衞乃禦侮之譌而下又奪之友二字前顏回傳引王肅曰顏回爲夫子胥附之友其文法一例

端沐賜　五國各有變索隱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按左傳無此事

澹臺滅明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宛委餘編曰夫子云以皃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皃寢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更甚則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皃武而行儒耳　按龍眠之畫以子羽斬蛟事而附會耳且後人之繪事何足以證史

高柴　費郈宰　按郈字衍費季氏邑郈叔孫氏邑安得

並言之論語見作費宰

司馬耕官本考證曰家語耕上有黎字　按汲古閣本家語無黎字索隱引家語不言有異同未知攷證所據何本

伯虔官本考證曰家語作處　按汲古閣作虔索隱云家語作伯處則考證所見本是

公孫龍正義孟子曰趙人　按孟子有奪字此據孟子荀卿傳文而言孟子七篇無公孫龍也

公祖句茲　今家語作公祖茲

顏高字子驕索隱家語名產　按今家語名刻孔子世家及班氏古今人表並有顏刻困學紀聞引家語亦作顏刻

漆雕徒父索隱家語字固　按今家語名從而索隱不言同異今家語字子文而索隱云名固何也

公肩定札記毛本肩與索隱本合它本作堅　按班氏古

今人表有公肩子次公伯寮子石之間蓋卽此人今家語作公賓恐傳寫誤也

顏祖字襄索隱家語無此人　按今家語顏相字子襄祖相形近而譌索隱前注云公伯遼秦丹鄡單三人家語不載不言顏祖而此注云家語無此人何也正義亦云公伯寮秦丹鄡單家語不載

申黨字周索隱家語有申繚字周　按論語正義引史記作申棠引家語作申續續與繚蓋唐宋本之異也今本家語作申續誤

原亢籍集解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亢作亢仁勇反宮本考證曰亢家語作抗或作㧖　按今汲古閣本作抗

樂欬字子聲宮本考證欬家語作欣　按索隱云家語同閩本家語亦作欬不知考證所據何本

顏何字冄索隱家語名稱　按今本家語奪此人故止七十六人然蘇子古史已云顏何不載于家語則宋時本已奪

商君傳姓公孫氏　按鞅蓋是衛公孫故稱公孫鞅非姓也史云諸庶孽子蓋言庶孽之子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按比三代者比隆於三代耶下文所謂比德於殷周正義說不明索隱本無代字故訓比為頻而謂頻三見孝公然以有代字者為是

行之十年　按十乃七之譌也秦紀衛鞅變法在孝公三年築冀闕在十二年此下文云居三年築冀闕十二年前去二後去三卻得七年

作為築冀闕董氏份曰既云作為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札記曰疑為字一本作築校者旁注後人誤并　按秦紀

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或此奪咸陽二字

居五年秦人富彊天下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按秦紀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此上言居三年乃十二年又云四年乃云居五年則爲二十一年與紀不合表與紀則此文有參差紀表並言致伯此言致胙亦誤致胙乃孝公二年事

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案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耳　按鞅變法始於孝公三年至二十四年孝公卒凡二十二年國策所言十八年實誤今國策云行之八年而死者又奪去十字也至商君相秦之年史無明文可證此言十年豈卽咸陽旣作之後耶

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謂天資其人爲刻薄之行　按天資猶言天性謂天性刻薄也漢書陳平傳注資謂天性也索隱非

蘇秦傳東有關河　按正義言江謂岷江則史文闕字應作江

粟支數年索隱戰國策粟支十年　今策作二年黃金千溢索隱戰國策作萬溢　今策作千溢

韓氏太原卷索隱又下軹道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云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其疏謬如此我下軹道南陽集解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　按燕策鮑注道道所由也其說是徐固非索隱亦未是惟今燕策重一道字乃衍文致異亦云道謂取道南陽徐非

張儀傳苴蜀　注中諸說徐孚遠以爲未知孰是按徐廣

取譙周之言以方音證苴爲巴索隱以巴苴草名疑郡因
芭苴得其字遂以苴爲巴皆肌度不可信當以正義所引
華陽國志括地志爲是
稭兵不傷衆正義稭音𢊔司饍具食也　按一切經音義
引三蒼稭治稭之言善左傳成十六年稭甲兵杜注稭治
也正義非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田汝成曰按齊字恐衍
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秦策云齊韓周之與國也吳師道
補注曰齊字恐衍按下文言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失三
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上文言伐韓臨周自應
如田吳之說
盡城守矣　李光縉曰盡城守言可盡據其城而守之
按此言扞關驚則從境以東楚皆須城守也城守者修守

備也

進孰啜索隱左氏羊羹不斟是也張照曰按左傳云羊羹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按淮南子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此注左氏二字譌耳

陳軫使於秦　按魏策陳軫爲秦使於齊

田需　按魏策李從

卞莊子索隱館莊子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者或作卞莊子也札記曰困學紀聞引此傳卞莊子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蓋伯厚未見單本也　按戰國策楚絕齊篇鮑彪注傳管作卞吳師道補注索隱引策作館其所言與伯厚同是宋本史記如是今所傳單本索隱云出北宋未必伯厚與鮑吳皆未之見且單本亦未必是索隱原本安在其無奪誤耶何義門曰論語稱卞莊子之

勇索隱所引或傳寫之誤而又妄爲之說翁元圻曰管莊
將刺之管與止之蓋以管與而并誤以卞莊子爲管莊子
索隱又誤管爲館也
館豎子　國策作管與
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
擊之亦無異也徐孚遠曰軫言已之爲秦王計不後於楚
王也　按上言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故言臣
主與王何異仍以索隱說爲是
樗里子甘茂傳虜趙將軍莊豹　按秦紀言虜趙將莊趙
世家云虜將軍趙莊疑豹字衍
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按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
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
當赧王之三年戰國及紀年與此並不同　按史文云秦

昭王新立則非七年事亦非惠王二十六年事也說詳韓
世家
反宜陽之民正義武遂宜陽本韓邑秦伐取之今欲還韓
令其民得反歸居之徐孚遠曰反宜陽之民者欲秦歸宜
陽俘民於韓非并以宜陽地與韓也後言竟以武遂歸韓
亦不言宜陽也　按戰國策反宜陽之民吳師道補注取
其地而還其民也正義說誤
茂懼輟伐魏蒲坂亡去集解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
未拔去　按徐據年表而言以樗里子傳證之茂此時與
樗里同伐蒲茂亡樗里亦釋蒲而還擊皮氏也然則擊皮
氏者樗里也故下云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范蜎索隱戰國策云作蠉　今策作環蓋蠉之譌
章義之難索隱案戰國策云納章句之難　案今策納句

章昧之難此誤淩本作內句章昧之難是也

向壽　策作公孫郝

大項橐索隱尊其道德故云大項橐札記曰索隱本大各本作夫　按此當以夫字爲是不必從索隱以示奇

穰侯傳乃使仇液索隱戰國策作仇郝　今策作仇赫

其客宋公索隱戰國策作宋交　今策作宋突吳師道注索隱引策云宋交

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　按穰侯之封在昭王十六年魏入河東四百里表在十七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表在十八年不得云四歲也

戰勝暴子集解徐廣曰韓將暴鳶　按表是年於韓書暴鳶救魏爲秦所敗走開封徐據此爲說秦紀亦在是年而

下文明年走魏將暴鳶何也戰國策作暴子鮑彪注地缺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illegible]以和　按魏世家及表在安釐三年爲秦昭三十三年與此合秦紀及韓世家韓表在昭王三十二年與此不同暴鳶乃韓將此云魏誤也

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　按秦紀趙世家在三十三年與此不同表及魏韓世家白起傳在三十四年與此合據韓世家乃趙魏攻韓華陽而秦救之此云攻趙韓魏韓字恐是衍文表云得三晉將魏世家云秦破我及韓趙白起傳云虜三晉將恐皆誤也秦紀表皆云斬首十五萬魏世家云殺十五萬人白起傳云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此云十萬當奪一五字也

白起王翦傳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　按秦紀作左更疑紀誤

是歲穰侯爲相　按表紀皆在十二年

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　按秦紀是年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不言取城六十一魏世家及六國表取城大小六十一事皆在昭王十八年表言客卿錯非白起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　按紀言左更錯取軹及鄧與此異魏世家及六國表皆不載此事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　秦紀趙世家六國表並不載此事

拔鄢鄧五城　秦紀同魏世家云秦將白起拔我西陵表云秦拔鄢西陵與此異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　秦紀昭王三十年蜀守若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與此異楚世家及六國表亦在三十年

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

按說在穰侯傳又按韓世家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秦紀正義括地志云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國語云史伯對鄭桓公號鄶十邑華其一也然則華陽者韓地是時秦方救韓未必遽取韓地紀表及趙世家亦並不言拔華陽恐此誤也

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于河中官本攷證曰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譌爲三或傳寫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按此言十三萬又言二萬合之爲十五萬紀表統言之耳非有譌也穰侯傳則奪五字孟

子荀卿傳撖席索隱張揖三蒼訓詁云襒拂也　按毛本撖王本淩本官本襒作撇是文選甘泉賦注引張揖三蒼注作撇此作襒者誤也文選洞簫賦注引說文撆拭也拭與拂同義四子講德論注撆與撇同則撇者撆之異體刺客傳之蔽席則撇之叚借字也說文玉篇皆無襒字字典衣部襒下引史襒席蓋未知其誤耳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　按漢書藝文志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名衍在陰陽家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在法家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在道家蜎淵郎環淵甘茂傳范蜎徐廣曰蜎一作蠉楚策作環一切經音義三蜎或作蠉是蜎蠉一字蠉環古同聲通用廣韻二十七刪環下云又姓古有楚賢者環淵接子田完

世家作接予正義引藝文志接子二篇在道家流今藝文志惟有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然古今人表厠捷子於尸子之後鄒衍田駢之前則非武帝時人恐志誤也廣韻二十九葉捷下引藝文志捷子齊人著書豈宋時本異歟

田駢騶奭詳正義淳于髡之書則無傳焉

田駢正義號天口　按口下奪駢字

故愼到著十二論集解徐廣曰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　按漢志一作二

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　按上言淳于髡終身不仕而此言爲列大夫相抵牾

劇子集解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　按漢藝文志處子九篇在法家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以應劭之說參之則劇當作處

楚有尸子集解今按尸子書晉人名佼秦相衛鞅客也

按漢藝文志尸子在襍家魯人秦相商君師之與此注稍異

長盧索隱未詳正義長盧九篇楚人　按漢藝文志長盧子九篇在道家

阿之吁子焉正義藝文志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　按漢志作芊子故師古音弭索隱以顏爲誤豈以芊實楚姓不得爲齊人歟

自如孟子至於吁子董份曰自如孟總前自孟子至吁子也加一如字恐衍　按自如乃文法如此非衍如字

平原君虞卿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張照曰按六國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

昭五十年若趙惠文九年則爲秦昭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按趙惠文九年無圍邯鄲事此注誤孝成爲惠文五十字誤倒恐皆傳寫之失也

而未廢也索隱按鄭氏曰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棄之也札記曰索隱本廢各本作發襍志云謂未發於口也廢卽發之借字　按此以作發爲長恐索隱所據本誤而又曲爲之說不當以索隱改諸本也鄭氏疑鄭氏之誤王本官本作鄭元

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日知錄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札記曰而以國人無勳句有誤疑以字衍上句也字當在此下　按顧說是古人句法往往有此初非有誤衍也

故號爲虞卿集解譙周曰食邑于虞徐孚遠曰虞係食邑

則虞卿姓名今皆不傳也　按虞卿所著書曰虞氏春秋恐虞是姓非食邑譙叟之言不足信

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　按趙策作係鮑彪注係尉名吳師道注姚本係作復史同

告趙郝趙郝同　策作樓緩

樓緩從秦來至王眘勿予　策此段在前前後皆樓緩事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禨志曰危讀爲詭古或以危爲詭天文志司詭星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作危　按管子大匡篇注危傾險也言樓子之言傾險也則不必以爲古叚借字國策注言爲秦計深而趙勢危亦通

魏公子列傳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各本竝與索隱本合合刻本作信陵君列傳疑本正義　按自序稱作魏公子

列傳合刻本誤

魏王及公子患之　按此言患之而下文不具其事恐有奪文

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日知錄曰謂特兒爲豪傑舉動非眞欲求有用之士也札記曰謂徒以客衆爲豪耳　按札記說是顧說亦當參舉動也言但有客衆自且豪之舉動耳

有以也札記曰疑衍也字有以二字錯簡當在未奉祠不絕下　按有以也者言公子之不恥下交非若諸公子之之徒爲豪舉實欲得岩穴之士爲魏用也三字內含蓄不盡如札記說於文則明白然恐非史公之意此以後人之文法繩古人而轉失其旨者也

春申君傳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妄接地於齊余有

丁日策作文王武王之身是此日莊王誤也　按策作先
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齊此文王下奪武王
二字衍莊字如余說下不得云三世也不妄接地於齊國
策鮑彪注不與通也按不妄應從毛陵本作不忘言欲地
與齊按三世未嘗忘也
以絕從親之要索隱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戰國
策鮑彪注要約也　按鮑說是
盛橋　按策作成橋鮑彪注秦人吳師道補注劉伯莊云
橋音矯按吳所引劉伯莊疑是此傳之注
桃入邢志疑云策作桃人入字誤　按策無邢字鮑彪注
桃人史作桃則宋本已如是
而肥仁義之地　國策高誘注肥猶厚地猶道
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

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舊不可力臣之國策鮑注曰未濟注
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
按下云終之難也鮑注是正義非
楡次之禍正義注水經云楡次縣南洞渦水側有鑿臺
按此注當在鑿臺之下句下
而詳事下吏策注吳師道曰詳其事以下於吏愼重之意
應土葆利言　按史記佯字多作詳詳詐也說文無佯字
吳注非
要約天下　策作要絕鮑注要中也
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　按此與趙世家合楚魏世
家及六國表則在六年蓋是時秦圍邯鄲甚久五年圍之
六年圍始故表傳世家語有參差
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按楚世家云楚遣將軍景陽

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六國表於楚云六年春申君救趙七年救趙新中於魏云魏韓楚救趙新中秦兵罷是救邯鄲者春申君救新中者景陽兩事也世家失書其一耳或秦釋邯鄲而攻新中春申遣景陽往救救趙乃一時事而地不同

世有毋望之福正義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　索隱周易有无妄卦其義殊也　策作無妄朱子易无妄注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按朱子解與正義合妄望古同聲通用

而君之仇也索隱戰國策作君之舅也謂爲王之舅　按今策作王之舅也

棘門正義壽州城門　按國策鮑注宮門以棘衛之徐孚遠曰棘門疑是宮城門非都城門也

是爲楚幽王索隱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
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　按
猶兄負芻或是捍弟捍生之後始生故前云考烈王無子
也昌平君乃項燕所立者見始皇紀是完之子與否不得
而詳矣

范雎蔡澤傳三亭之南正義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
岡字誤爲南　按三亭卽爲岡亦何不可言三亭之南
爲其割榮也索隱割榮卽上之擅厚謂擅權也何義門曰
謂能割去素所尊榮之人索隱之說非也　按索隱固非
何說亦未爲得也國策割作捐鮑彪注捐傷也榮草華也
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其說較妥割分也呂覽應言注
損也漢書揚雄傳下集注諸侯擅厚則分主之榮而主之榮損也
而不概於王心耶集解徐廣曰一作摡音同索隱按戰國

策概作闕謂闕涉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　按概溉音同故徐云然索隱非之何也概感動之意莊子至樂篇我獨能無概然釋文引司馬彪注概感皃今策作闔鮑注闔合同吳師道注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闕唐宋本已不同如此

使以傳車集解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使持車戰國策之文也　今策作使人持車

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　按匈奴傳曰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即此事

施韓盧札記曰索隱本施與策合各本作馳後人所改

按策注吳師道言姚本施作馳史同是宋時策有兩本之不同而史亦作馳也

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　策作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按策是此云十五年誤也上文言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則范雎之見王當在是年取齊剛壽之後三十四年已前秦之攻楚攻魏未有寧歲何嘗有閉關十五年之事惟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三十六年伐齊取剛壽此兩年中爲未大出師耳疑三十四年破魏華陽之後穰侯欲閉關息民故僅出偏師以擊燕齊而未加兵於韓魏趙楚范雎遂得持以爲言燕齊遠而韓魏楚趙近穰侯固予雎以隙也

伐魏拔懷集解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　後二歲拔邢丘

按此與表合秦紀取邢丘懷在四十一年爲一年事

崔杼淖齒管齊　按下文淖齒李兌而不及崔杼國策亦不言崔杼則崔杼二字衍也下言射王股崔杼射莊公中

股然莊公不得稱王恐亦淖齒事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　當是時秦昭四十一年也　按廢太后者奪其權耳逐穰侯等亦非一年事紀言四十二年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四年葉陽君悝出之國未至而死此其證也史承策文總敘於此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評林曰續贖古通用　按擢髮安能贖罪此續當如字續髮而未足喻其多也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陳子龍曰迹信陵所爲欲以實事勝秦非專尙意氣者固不輕納魏齊也　按信陵此時不任魏政其猶豫者非眞畏秦也畏魏王之畏秦而終不能匿魏齊也信陵志不得行故不輕納魏齊觀後救趙時魏王不納信陵言可見

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索隱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以

至忠孝而見誅放故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僇而憐其臣子國策鮑注曰戮殺也賤之加刑戮爲辱之人　按鮑注是即下文所謂名在僇辱索隱所言不合語意

太史敫　策作大史啟

綱成君　策綱作剛水經濕水注于延水又東徑罡城南按史記蔡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罡成君疑即澤所邑也按國策吳師道注引水經以爲證然澤仕秦而地在燕未敢信其必是

樂毅傳望諸君索隱戰國策望作藍　今策亦作望

樂閒居燕三十餘年　按自燕惠王元年至燕王喜四年即栗腹被殺之年凡二十七年恐三乃二之譌也

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　燕世家云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

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趙世家云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按三處不同恐皆有譌奪也燕策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是樂乘趙將而禦燕師者也趙世家闕與之役王問廉頗樂乘爲燕文二十九年孝成十年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然則樂乘久爲趙將雖爲樂間之宗而不在燕疑此傳樂乘下有奪字樂乘爲樂間而爲趙破燕故樂間懼而奔趙恐當日情事如此史書樂間之宗也一句以明奔趙之由也燕世家則當云樂乘破卿秦於代樂乘二字誤在卿秦之下趙世家則當云虜卿秦樂間奔趙奪奔趙二字

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　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　按此文複出而未

删正者也燕世家及廉頗傳燕與趙和止一事趙世家廉頗破燕在孝成十五年十六年廉頗圍燕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假相相國信平君者頗武襄君者乘蓋燕趙搆兵歷三年而始和非有兩事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按燕王不用間計與乘何與此襲國策之誤

廉頗藺相如傳設九賓正義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　按秦時久僭稱王安見九賓之設不與天子同乎其時天下畏秦韓魏幾如關內侯矣關內所封之國如穰應華陽涇陽等皆爲列侯蓋久已帝制自爲矣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　表作三萬

請奏盆缻集解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缻音缶正義缶音缻　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臣鍇曰史記澠池之會藺相如進盆缶曰竊聞秦人善擊缶按小徐引史作缶集解引風俗通義以解缶而不言缻恐史本作缶而唐時本有作缶者故索隱正義皆有音詩陳風疏引史記作缶此唐有兩本之證也廣韻四十四有爾雅釋器疏竝引作缶缻缶之俗字玉篇有之正義音缻當有誤李斯傳叩缶索隱本作缶諸本作缻文選作缶

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趙世家廉頗將攻魏幾取之在二十三年此云居二年則為二十二年且曰伐齊而非攻魏與世家異或二十二年趙取齊幾旋又屬魏至二十三年又取之魏歟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　世家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按世家與徐所云一本合惟後三年則爲二十四年疑三乃二之誤下文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乃二十八年事與表合益可證三字爲譌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　按邯鄲圍解在孝成九年破燕栗腹軍在十五年相距七年

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按上文居六年乃孝成二十一年則此明年爲悼襄元年矣下文亦云元年李牧攻燕而表及世家皆在二年

莫府索隱莫當作幕字之訛耳　按莫幕古今字非訛

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　按後七年當王遷元年世家及表並在二年札記曰各本衍城字索隱本無按世作武城恐非衍衍遂字耳索隱則據誤本而言表作

平陽

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　王遷三年世家及表同

居三年秦攻番吾　按世家及表皆在四年當云居一年方合

田單傳燕旣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　按樂毅傳云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是毅之破齊七十餘城本非一年之事其始破臨菑爲燕昭二十八年三十三年而昭王卒前後止六年耳以弱燕而破彊齊五年之中下七十餘城其用兵不可謂不精莒之不下以襄王旣立齊人有君而堅守也卽墨之不下以田單之智勇相敵也論樂毅者多以莒卽墨之未下爲劣固未識當日之情勢美之者以爲毅欲以德撫之恐亦未然

兵以正合以奇勝集解魏武帝曰索隱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　按太史公此段語多本孫子集解所引乃曹操孫子注索隱以爲軍令非

適人開戶索隱若我如處女之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爲備也　按索隱注是正義以敵人謂燕軍言燕軍被田單反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爲單開門戶其說牽混

魯仲連鄒陽傳今齊湣王已益弱國策鮑彪注曰衍閔王字今乃襄王耳史亦誤吳師道注曰謂今之齊視閔王已益弱　按邯鄲之圍在齊王建七年鮑注誤閔字自屬衍文如吳說則齊下有奪字

尊秦昭王爲帝　國策鮑注稱謚非當時語吳注追書之辭　按此左傳陳桓公之例也

從頌　策作從從容頌頌容古今字

過而爲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至過字爲絕句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亨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爲政於天下矣襍志曰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國策鮑注曰過猶不幸吳注過卽過甚之義　按五說不同考證采徐說然當以鮑吳二說爲勝吳與襍志說同本之高誘其義近古

齊湣王將之魯徐孚遠曰前言齊湣己益弱據此則在出亡以後恐前誤也　按湣王出亡下距秦圍邯鄲得二十七年前文之誤無疑

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　按此事以姚姬傳之說爲當見古文辭類纂魯仲連遺[illegible]將書下諸說皆未諦

以貲說士索隱劉氏云讀說士爲銳士意雖亦便不如依

字　按說士者游說之士劉音是
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亡音無言若必無還
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　按亡意猶意者策作意者
索隱非
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札記曰索隱本卞和作玉人刖作
誅蓋誤　按索隱本與漢書文選同
坼肝札記曰中統游本坼作折舊刻作析御覽四百七十
五引同　漢書文選作析
子罕　文選亦作子■
越人蒙　文選亦作子臧
匕首索隱案通俗文　文選注亦作通俗文
屈原賈生傳董份曰此傳大槩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原
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常有論矣淩稚隆曰漢武

帝愛離騷命淮南王作離騷傳太史公作原傳本淮南詞也　按漢書淮南王安傳爲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王逸離騷後序孝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然則淮南所作乃離騷解非屈原傳董淩二說非也班孟堅離騷後序曰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據此則史公用淮南語其可考見者惟國風好色數句耳

懷瑾握瑜索隱按楚詞此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　按文選作深思高舉明萬歷王逸楚詞注本作懷瑾握瑜王注獨行忠道似當作懷瑾握瑜

察察集解王逸曰已靜絜　按萬歷本作已清絜文選同

汶汶集解王逸曰蒙垢污　萬歷本汙作塵文選同

常流　楚詞作湘流

蒙世俗之溫蠖乎索隱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　按楚詞王注引史無俗字塵埃哉作塵埃乎

易初本由兮　楚詞由作迪王逸注迪道也按迪道也釋詁文由字古無訓道者集解引王逸注疑史文本亦作迪傳寫失去■旁并注文亦改作由耳正義本常也云云亦本王注

前度未改　楚詞度作圖

內直質重　楚詞作內厚質正

巧匠　楚詞匠作倕

孰察其揆正　楚詞揆作撥王逸注察知也撥治也言倕不以斤斵則曲本不治難知其工巧乎以言君子不居爵

位衆亦莫知其賢能也按撖治也詩長發傳廣雅釋詁三
公羊哀十四年傳訓皆同揆字誤
曚謂之不章集解王逸曰立黑也　楚詞曚下有瞍字注
黑作墨
鄙妒　楚詞妒作固
竆不得余所示　楚詞無余字
誹駿疑桀　楚詞桀作傑
衆不知吾之異采　楚詞吾作余
重仁襲義集解王逸曰襲及也　楚詞注及作仍按襲有
仍及二義此以仍義爲長
豈知其故也索隱楚詞作莫知其何故　萬歷本楚詞與
史同
進路北次兮正義北次將就　按正義疑有譌奪王逸注

路道也次舍也

曾唫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集解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楚詞無曾唫已下二十一字

按萬歷本楚詞有此二十一字而無王注恐是後人據史文增也集解所引楚詞在下心不可謂兮句下

人生禀命兮各有所錯兮礼記曰各本作有命禯志云當从宋本作禀

楚辭作民生禀命　萬歷本亦作人生有命然王注云言萬民禀受天命是原本作民生禀命後人以史改楚詞也

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按自頃襄元年至負芻被虜凡七十六年

墨墨　漢書文選作默默

嗟苦先生集解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言屈原遇此難也

文選胡氏攷異曰茶陵本校語云苦五臣作若袁本作

苦無校語非何云漢書作若陳云苦當從漢書作若更有顏延年祭屈原文可以互證云云案所說是也苦字但傳寫譌蓋誤認注中勞苦屈原以爲正文有苦字耳今史記亦作苦譌與此同　按正文如無苦字則注中勞苦字殊屬無著此注嗟苦分詮文甚分明選注同而無言字胡說未必然

鳳漂漂其高遰兮　按文選注曰史記音漂匹遙切恐是集解文也漢書漂作縹遰漢書文選竝作逝

請對以意　文選意作臆漢書作意此從索隱本作意諸本作臆

坱軋無垠　索隱軋作圠與漢書文選合然說文無圠字

淡漠　漢書文選作恬漠

釋知遺形　索隱知作智與漢書文選同

細故慸薊兮攷異曰薊不成字薊芥聲相近故漢書作芥

按慸薊漢書作蔕芥索隱引漢書作介張揖作遰介文選善注引鶡冠作袃薊而曰袃薊與蔕芥古字通西京賦作蠆芥善注蠆與蔕同竝丑介切廣韻十七夬作慸芥孫氏示兒編（十八）蔕芥之蔕當讀曰蠆俗曰帝按以刺鯁之義推之此二字當作蠆介蠆螫蟲也（說文）蠆之螫以尾刺也介畫也（說文）隔也（易兌卦介疾左傳昭二十年偪介注）礙也（漢書翼奉傳注）畫者分畫既分畫則必有隔礙有隔礙則如食骨而鯁於喉中也慸遰蔕皆蠆之通借字薊玉篇俗薊字薊芥之通借字袃字說文所無他書亦罕見

刺客傳曹沫　管子亦載此事曰曹劌

獻遂邑　按春秋齊人滅遂遂國名非魯邑此因與柯盟同一年牽合爲一殊誤

讓　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曰云云　今策無此語

聶政　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　今策與史同鮑彪注曰謂相可否與索隱所引不同

而與仲子爲讎索隱徐注云一作難戰國策譙周亦同今策與史同

荆軻　跪而蔽席　策作拂席按蔽者撇之叚借也徐廣曰一作撥撥者撇之譌也

李斯傳　拜國二十　文選作三十

而跛牂牧其上札記曰跛牂對樓季而言是指人非謂羊莊子駢拇篇有臧穀同牧羊之論疑牂與臧同聲假借乃言牧羊之跛豎耳集解非也　按跛牂之喻但言其平塹易涉耳似不必定指爲人

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　按趙高宦者何以有女

蒙恬傳趙高昆季數人皆生隱宮索隱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官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隱宮謂隱宮者宦之謂也　按高有女壻閻樂恐高非眞宦者下云除其宦籍則高以父爲宦者世世在宦籍耳高昆季未必野合所生未必並宮之生隱宮者生長於隱宮耳劉氏所言恐非其實

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徐孚遠曰更置二字連下言更以李斯舍人典軍奪蒙恬兵也　按更置二字連下讀於文不順仍以更置句絶爲是其義則未詳也

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　按參而伍之猶易言參伍以變謂更相考覈也索隱非

張耳陳餘傳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　一本是

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爲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也余有丁曰卒爲請決乃父客爲之注誤○按此當以請字句絕決判也斷也謂請之女家而判嫁之張耳也　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爲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遠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爲請決云者父爲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爲季箕帚妾是也張照曰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曰逃去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爲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枝節哉　按張耳宦魏爲令其時必未亂史文本有兩本亦未可定爲逃去其夫也李以請決爲請之張耳則決字贅矣恐皆未然

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集解張晏曰言其

不用兵革騶策而已也　按杖馬箠猶言躬擐甲冑耳注未的

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集解韋昭曰爲供置也索隱文穎云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同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側之處因以爲言也徐孚遠曰要之置者謂強邀高祖至柏人置頓也張照曰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廁字漢書亦有廁字　按諸本無廁字故徐張云然毛本索隱本有廁字陵本云正本置下有廁字置驛也廁行清也言壁人柏人驛中之廁以要之也置如解作置人則與壁人複沓矣韋昭以爲供置而不及廁字豈所見本亦無此字耶然供置之解亦未是

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

索隱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　按呂后紀年表並云魯王不曰魯元王偃中廢而以侯終安得稱元王耶況元者主之謚魯者其食邑偃因母之食邑而封非以母號也疑此三元字皆衍文

彭越傳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陳子龍曰是時楚已裂地封諸侯天下略定矣而如越者將萬人旣無所屬又不能誅可見楚之疏矣　按諸侯於漢之元年四月罷戲下就國而田榮即於五月畔項王定三齊然則非楚之疏亦勢有不及耳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　按漢五年三字衍文也上書四年冬下書五年春則此秋乃四年之秋漢用秦正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冬在前而秋在後疑是讀者不悟因上文有四年冬而此言秋遂注漢五年三字於旁而誤入正

文也羽走陽夏漢高紀在四年羽紀言解而東歸亦在四年年表漢四年九月太公呂后歸自楚則羽之走陽夏亦必在九月正是秋時也

五年項籍已死志疑曰五年衍上已書　按此五年非衍乃上文衍耳說見前

春立彭越爲梁王　表在五年二月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索隱喋猶蹀也殺敵蹀血而行漢書文帝紀注服虔曰喋音蹀屣履之蹀如湻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　按文紀索隱引廣雅喋履也今廣雅釋詁蹀履也不作喋此字既訓爲履自當從足疑史文本從足故索隱引廣雅爲訓後訛爲喋幷注文亦改從口耳師古謂本字當作蹀蓋亦知從口之非矣喋蹀說文竝無依說文字當作

蹵足部蹵蹵足也徐鍇曰足變蹵然連蹋也今俗作蹀廣韻喋血流皃則承如淳之說耳文紀作啑或叚借字徐廣曰喋一作啑恐當作蹀一作跋　劉辰翁曰喋血乘勝日聞矣不可解意曰字句讀聞字誤　按喋血乘勝者猶言血戰成功也日有聞言功名聞於當日也

黥布傳謂左右曰索隱案謂隨何　按左右泛指左右侍從之臣不專屬隨何

故曰楚兵不足恃也集解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案漢書作罷音皮　按此言楚兵雖強不足恃以破其從楚之心徐從一本作罷其注不明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　高紀在四年

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　高紀在四年按六年衍項籍之死實五年也漢書無此二字

淮陰侯傳諸母漂李光縉曰或謂漂母非婦人乃秦漢間之隱君子蓋以其不望報數言有儒者氣象且似教韓信立功不當責報耳按此則母當作毋或云越絕書有漂冉蓋冉字之誤■按千古婦人具隻眼者奚獨漂母安得妄生異說若以爲冉字之誤則諸冉一冉將作何解

以木罌缻渡軍徐廣曰缻一作缶　按作缶是缻俗字

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關反漢　表在五月紀在三年疑皆誤

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　信遂虜豹　表在九月紀在三年疑皆誤

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按紀在三年表在三年十月此失書

乃立張耳爲趙王　表在四年十一月下文六月則三年

之六月或三年請之四年始立之耳

齊王廣亡去　紀云齊王廣犇彭越與此合田儋傳則云虜齊王廣表又云擊殺廣並異儋傳又言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則亡去乃橫非廣此事紀在三年表在四月十一月表是下文云漢四年遂皆降平齊蓋與表合信之破齊實在三年之秋至四年冬始皆降平齊耳

漢十年陳豨果反　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札記日各本十下衍一字舊刻無　按韓信之誅紀表並在十一年疑一字非衍文也豨之反雖在十年此因誅信事而追敘之

韓信盧綰傳子代集解徐廣曰名長君　按子代以下正文二十一字皆後人所妄非馬遷筆也說子表名長漢書名與恐史誤史表征和元年子長代有罪絕云云亦後人

所增說於征和二年爲衛太子所殺史不及書
說孫曾集解徐廣曰長君之子也　按漢曾乃興弟則是
說子非說孫
續說後正義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爲龍額侯漢書功臣
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額侯　按漢表按道侯說
爲衛太子所殺征和三年侯興嗣四年坐祝詛上要斬後
元年侯曾以興弟紹封據此正義文誤甚恐傳寫之失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　按一字衍文高紀在十年八
月豨傳稱九月皆十年秋也
高祖十年七月盧綰曰淮陰傳中漢十一年豨反此云七
年不知何也張照曰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
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至淮陰
傳則作十一年是時高祖固在邯鄲誅豨等未畢也馬遷

誤耶抑別有意也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札記曰各本十譌七考證改　按十譌爲七故有董張之說淮陰傳自因信事而追述非與豨傳有異

自立爲代王　淩本代譌大故陳子龍曰本代王譌爲大者北音相誤官本亦誤故宋陳說札記曰宋本中統舊刻毛本吳校金板同宅本代譌大按南監亦作代

田儋傳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徐爲遠曰田假後立史失載之　按徐廣據表而言下注假走楚楚殺之亦史表文也傳略之非失載

樊酈滕灌傳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漢書作後攻圉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圉即陳留圉縣　按漢書圉都尉東郡守尉乃二人若改此圍爲圉當增都尉二字否則文不可通矣

捕虜十一人　漢書作十六人

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　漢書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人

章平索隱章平郎章邯子也　按高紀云虜雍王弟章平則非邯子

從斬首百七十六級　按通計實百八十九級內二十四級依漢書作十四級則百七十九級

虜二百八十八人　漢書二百八十七人

將軍十二人　漢書十三人

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漢書十二人

呂須媭索隱音須耆二音　按據索隱音須則正文不作須

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索隱謚曰靖侯漢書無謚　按

漢書傳無表有

蘇駔索隱駔者龍馬也丹鉛總錄曰駔從馬從旦音亶無龍馬之訓　按駔子朗反楚詞憂苦注駔駿馬也與索隱訓相近字書不見從旦之駔字用修不知何據

乃賜嬰縣北第第一　漢書無縣字

張蒼傳千二百戶　表千三百戶

後五歲正義高后之年　按據正義則此五歲承上三歲而死爲言當高后元年與高祖功臣侯年表高后元年國除之文合漢書表傳竝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則書堯抵罪於孝惠六年誤也漢表言堯爲御史大夫十歲堯以高祖十年爲御史大夫至孝惠七年乃十年國除自當在高后元年

子類　按漢書表傳竝作類索隱引作穀恐是傳寫也此

係索隱錯誤不可通當從王本淩本官本爲是史表類作
預亦誤
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
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張
照曰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
薨與徐又異　按史漢二表並無侯去病漢傳云傳子至
孫臾有罪國除則徐廣所云一本是也共侯蔑自孝景前
三年至元狩元年實三十三年漢表二十二年恐是傳寫
之譌
子侯臾代六歲　年表作五年按元狩二年侯臾元年元
鼎元年國除則表是
至弟二子其名元成　按漢書元成爲賢少子元成有三
兄也

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　按漢書賢長子方山早終次子弘爲太常丞賢病篤弘坐事繫獄罪未决賢門生矯賢令以元成爲後元成陽爲病狂不應召丞相御史劾奏元成不得已受爵

丞相司直繁君　漢書是蕭望之

至九乃中丙科　漢書匡衡傳除爲太常掌故

郡不尊敬　漢書云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與此不同

酈生陸賈傳更食武遂　按史漢兩表並不言更封恐是以高粱侯而食邑武遂耳

取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朱翌曰說者謂賈取死之子家得此物考上文賈常安車駟馬云云則下文謂其子云何待死而後與以遷史考之乃徙字謂十月後遷別子或

過他客處則以所携之物與之耳徐孚遠曰所死家有喪葬費故得所遺物　按徐說是也朱說難通賈十日而更安得如許寶劍車騎侍從者以與其子耶

數見不鮮索隱數見音朔現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　無久慁公爲也集解韋昭曰慁污辱索隱慁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　按此兩語承上率不過再三過而言數頻數也見如字鮮好也廣雅釋詁慁亂也廣雅猶汨亂之意范雎傳言頻數相見則不鮮好無久淹留以汨亂我也舊注似未合語意漢書作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與此不同楊用修曰數見不鮮恐其久而厭也注非漢書作數擊鮮尤非劉貢父說亦如是　日知錄另作一說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歸有光曰其文類褚先生補入者茅

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
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項羽於鞏洛之閒而
以衣儒冠見及與平原君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
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此蓋其未定槀也誤見於此耳淩
約言曰此必有兩問故竝紀之張照曰史記事兩見而小
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志疑曰酈生復出猶秦記
也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楚漢春秋與此政仝　按文出楚
漢春秋則非太史公未定槀亦非褚先生補入也當是後
人以楚漢春秋與史不同附注以見異傳寫者遂誤入正
文耳志疑以爲後人附益其說是
傳蘄蒯成傳瑱侯精　表作靖漢表作清
共侯則　表同漢表作明

凡斬首九十級　按上文斬首實八十五級

虜百三十二人　漢書百四十二人按上文捕虜實百三十八

謚爲貞侯正義謚爲尊侯一作卓　按漢傳作貞與此傳合正義作尊與表合漢表作制

季布欒布傳爲氣任俠集解俠傳也索隱傳音普丁反其義難喻札記曰王柯淩本傳作甹索隱同　按說文丂部甹或曰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甹人部傳使也繫傳作俠也廣雅釋詁傳俠也然則傳與甹音義竝同又何難喻之有

顧金錢　漢書鼂錯傳注師古曰顧雠也若今言雇賃也

按雠猶答也後漢桓帝紀注雇猶𨠵也顧雇同聲得相假借言數招權而人𨠵答以金錢也

季布母弟丁公索隱案謂布之舅也　淩本官本無此注按史文明言母弟索隱云然豈讀爲母之弟耶然經傳稱母弟皆同母弟未有以爲舅者索隱非集解引楚漢春秋以丁公爲薛人而季布乃楚人故小顏以爲同母異父之弟

毋何淩稚隆曰毋何言更無餘事也札記曰宋本毛本作苛王本作奇蓋亦苛之譌　按苛何古通用淩說非漢書亦作何

杖步行七八里　漢書作屐步行七十里按杖步行者扶杖而步行也

馮唐傳百金之士十萬　李牧傳作五萬

萬石張叔傳以爲九卿徐孚遠曰太子太傅不當九卿言其位次當爲九卿也　按此疑有奪字如徐說或當連下

迫近二字讀言太子大傳迫近九卿也

慶爲太僕考證曰漢書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爲太僕與傳異　按漢表建元二年內史石慶三年內史石偏是慶爲內史一年也建元二年灌夫爲太僕二年爲燕相而三年不書繼夫而爲太僕何人六年方書太僕賀不應歷三年而虛位以待賀此必慶於二年爲內史三年爲太僕故石偏郎代慶也慶爲太僕三年徙爲齊相而賀方代慶也表有奪文致滋讀者之疑

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　漢傳同漢表作四年按漢表是史表亦四年

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前四年安丘侯張歐爲奉常二年而蕭勝代之

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　按漢

表建元元年中尉張歐九年遷元光四年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五年老病免此言元狩誤也

塞侯微巧索隱功微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爲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功微也淩稚隆曰索隱以爲將受封爲微巧非是徐孚遠曰爲將而封不爲微巧　案索隱本作功微故注語云然淩徐譏之蓋未見索隱本也其文自當作微巧方與下文相應

田叔傳數歲坐太子事　至中山國　按衛太子事在征和二年疑此五十三字皆後人所增時無左丞相言左尤誤

居是國必聞其政趙恆曰田叔居趙則政聞於趙居魯則政聞於魯字作名聞之聞與論語解異　按此謂田叔居趙而趙人舉之得聞國政耳趙說非下文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則指其居魯時

扁鵲倉公傳扁鵲過虢虢太子索隱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　按郭虢一聲之轉非虢改稱郭而別有郭國也虢滅已久傳元之說爲是韓詩外傳亦作虢說苑辨物篇作趙當以趙爲是

醴灑　按醴醴酒也灑散也言以酒散其病也

案扤札記曰索隱宋本中統游淩毛竝作杌王柯譌杭淩引一本作抗字典手部抏下曰與玩通史記案抏今本多譌杭攷異曰索隱音玩謂按摩而玩弄身體當作抏从手从元　按荀子王霸篇注抏與玩同則索隱音玩似非肌說然玩弄身體之說於理頗疏疑其字當从气从手作扢或省作扢文選吳都賦注引廣雅扢摩也今本作磨摩磨古通漢書禮樂志注引孟康曰扢摩也玉篇手部扢柯礙何代二切摩也廣韻九迄居乙切摩也十九代古代切磨也然則案

抏猶按摩也按摩見韓詩外傳說苑上文撟引索隱謂爲按摩之法撟引者如三國志華佗傳所稱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也與按摩不同

搦髓腦　說文搦按也

搩荒　說文搩閡持也

齊桓侯　新序作魏桓侯

數者中下熱而湧札記曰據下文疑下奪疝字　按中下之熱上湧故曰湧疝此句不應有疝字釋名曰心痛曰疝

疝詵也气詵詵然上而痛也气詵詵然上者即湧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　按作奴爲是命疑是司空名然下云因以接內則非女奴

故濟北王阿母正義鄭慈已者考證照曰正義文疑有訛奪字　按鄭下奪元云二字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　而字疑在毛髮上

正義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　心纖也所識纖微也　脾禆也在助氣主化穀在助氣今本釋名作禆助胃氣　肺孛也言其氣孛故短也也欝也故短也三字衍釋名無　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灌注諸脈也　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今本釋名無此條　胃圍也言圍受食物地地乃也之譌、釋名可證　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也牽去穢釋名作去滓穢蓋滓譌爲牽又誤倒　膀橫也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釋名作胞鞄也空虛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汋也或曰膀胱言其體短而橫廣也按此文恐有錯譌水液當從釋名作水汋前譏水下正義汋音常汋反或當在此下也　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釋名作舒泄所當言也　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爲土故云主胃氣也釋名作咽所以咽物也或曰嬰在頤下纓理之中青徐謂之脰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又謂之嗌氣取流通阨要之處也按又謂之咽咽字誤當作嗌　喉嚨空虛也言其中

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　肛釭也言其處似車釭故曰釭門即廣腸之門又名瞋也　按以上諸條與釋名多同疑皆本之釋名其臆喉嚨肛三條今釋名無或釋名逸也或謂此皆甲乙經之文今未得甲乙經無以證之

吳王濞傳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　按飲藥自殺四字衍齊王先畔約後方自殺也

魏其武安傳貌侵集解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确也凌稚隆曰按注有刻确也字則本文侵字下當有刻字　按刻确乃訓侵字凌說非

不好面諛官本諛作腴考證曰按面腴蓋面諛也或古字通或傳寫之訛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顏面非口諛也若然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按諸本並作諛官本承北監本之誤故有是語

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何義門曰根音痕當作拫誤作根　按朱子語類漢書引繩排根不附已者今人誤讀拫爲根增韻吳楚俗謂牽引前却爲拫掐亦本漢書注語是漢書本作拫索隱引孟康音拫掐小顔音痕則史亦本作拫也廣雅拫引也釋詁廣韻拫急引也　索隱注騶謂云云恐是集解語

且帝甯能爲石人耶索隱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　按下文言帝在故錄錄設百歲後云云索隱是也正義引小顔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云云其說非

韓長孺列傳郅佗宋無日若郅他是人姓名爲天下名士何不著見於史漢書作至宅是也　按以郅他爲不著見於史則臧固亦何嘗著見於史耶

李將軍傳軍曲折正義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

也褋志曰當從漢書作失軍曲折　按軍曲折者軍事之曲折非專指失道失字似不必增正義亦未是

敢從上雍索隱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　按從上雍者從上至雍也顏說非

匈奴傳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　按詩六月云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史豈據詩而言耶然詩乃宣王時事豈幽王時事亦同耶詩釋文曰爾疋十藪周有焦穫爾疋郭璞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郭所謂瓠中即正義所謂刳中也

而山戎越燕而伐齊　左傳作北戎

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代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　按春秋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傳曰以其病燕故也自桓六年北戎伐齊至是四十三年表書於三十一年故

爲四十四年與春秋差一年

其後二十有餘年　按春秋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曰頹叔桃子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是也自齊伐山戎山戎至是二十八年

而戎狄至洛邑　左傳僖十一年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杜注揚拒泉皋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閒者與僖二十四年乃兩事且所所謂戎狄恐皆是戎狄之在中國非西北之戎也

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　按左傳陸渾之戎乃秦晉所遷在魯僖二十二年至狄之入衛乃魯閔公時至僖公時狄伐衛侵衛皆在是年之前

故詩人歌之　按此乃宣王時詩

周襄王既居外四年　按年表襄王十六年奔氾十七年

晉納王首尾止二年左傳同此云四年誤

圁洛之間正義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　按三十六字有譌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　按年表晉納襄王至魏絳和戎七十六年

後百有餘年　按年表自魏絳和戎至趙襄子并代百十二年

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　年表在惠王後十一年

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　按書此者言秦與戎界邊也然魏入河西在惠王八年納上郡在十年皆在拔義渠二十五城之前

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考證曰恬以始皇三十四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尾實四年　按此承上秦滅六國

來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三十七年二世殺蒙恬二世元年陳涉反諸侯畔秦相距十三年故云十餘年

相封徐廣曰一作將　漢書無封字疑此衍

漢初定故匈奴以驕　按前已言漢初定此疑衍漢書無漢初定故四字

鍋三十四　漢書二十四

至代郡萬餘人　漢書無至代二字

鄰國之敵　宋本毛本南監本國敵互易與漢書合

後四歲老上單于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徐廣曰後元三年立　按上言後二年此言後四歲則當後元六年徐說蓋以軍單于立四歲絕和親當孝文後六年故此云三年然恐誤也

軍臣單于立四歲　案四歲字疑衍漢書云立歲餘恐亦

未必然此即紀所書後六年冬事下云後歲餘孝文帝崩可證也

後五年之秋　按此元光六年事秋當作春漢紀可證

其冬　按冬當作秋漢紀可證

所築城列亭鄣　城列疑當作列城漢書無此二字

而罔褒忌諱之辭索隱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劉辰翁曰罔褒謂不得不褒則有可諱矣董份曰罔褒言无可褒而不敢斥言故爲忌諱而微也

按三說皆於文不順恐未然也禮記樂記檴記上壯褒進也蓋言忌諱之辭不可進故微其詞也

衛將軍驃騎列傳與侯妾衛媪通索隱外戚傳云蔣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媪通則亦魏是媪姓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媪似叓無別夫也下云同母兄

衛長子及姊子夫皆冒衛姓又似有夫其所冒之姓爲父與母皆未明也　按漢書妾作家僮則非平陽侯之妾矣衛媼如爲平陽侯妾則衛孺等與青不同父者何以皆冒姓衛疑妾者婢妾之通稱若今人之僕婦循吏傳之所稱家婦漢書稱家僮蓋家僮之妻也衛是其夫姓衛媼之夫爲侯家僮故青亦得爲侯家人也下文云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疑衛孺實衛氏子故稱衛孺餘非衛氏子故皆冒姓書法如是理或然也外戚世家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其家號曰衛氏則子夫固非衛氏子

益封青三千戸　漢書三千八百戸此奪八百二字

再從大將軍受詔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本受上重大將軍三字　官本有漢書亦有按有者是

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按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按去病入百騎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是過於所當也前說是

益封去病二千戶　漢書二千二百戶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云減什七不同也　案漢書與史文同其減什七之文在是年春索隱誤也

益封去病五千戶　漢書五千四百戶

校尉僕多索隱案漢百官表　按百官乃功臣之譌他本無此二字

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襍志曰本作先其大軍漢書無將字上文曰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　按王說是也然右丞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豈唐時本已有將字右

丞誤讀史文而云然歟

禽梨徐廣曰禽一作烏索隱案表作烏黎　案表作烏黎

漢表同漢傳作禽黎

師率減什三　漢作什二

會與城　漢書與作興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漢書七作八

符離　表同漢表傳作邳離

仁善　漢書仁喜士

左方兩大將軍　按王本凌本官本方作右誤也兩者謂

大將軍與驃騎將軍疑大字衍

最大將軍靑　按最應作冣才句反說詳段氏說文注

武帝立二十二歲　漢書十八年

平津侯主父傳秦乃使尉佗將兵以戍越　按南越傳佗

於陳涉舉兵時爲南海龍川令恐先未爲秦將兵也

南越傳揭陽令定　漢書作揭陽令史定

朝鮮傳左將軍卒正多　漢書無正字注如淳曰遼東兵多也按下云卒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則多乃人名卒正者卒之長猶軍正之正也下云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是左將軍軍未嘗敗散敗散者卒正多所將之兵故多坐法斬也

天子誅遂　漢書誅作許遂贊云與遂皆誅則訹字也

右渠子長降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洛音各攷異曰降字當連上長降功臣表作長洛　按表作張洛漢表同與徐廣所言不合豈今本史漢兩表傳寫誤歟

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索隱楚莊王弟爲盜者

按韓非子楚莊王時莊蹻爲盜於境內小司馬殆據彼

以爲說然此云楚威王時則非爲■之莊蹻矣且史文明
曰將軍曰楚莊王苗裔與索隱所言不同小司馬誤也
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　按此楚頃襄王二十二年事上
距威王末年五十二年矣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與史言威王不同然其言頗合
蜀枸醬索隱又云取葉　按此下疑有奪文
司馬相如傳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郭璞云婚不以禮爲
亡也札記曰亡疑當作奔　按禮記奔則爲妾弟謂六禮
不備者耳與文君之私奔不同不當引此爲訓　又按集
解索隱屢引郭璞璞嘗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見漢書
敘例
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　文選作王悉發車騎
善曰本或云境內之士備騎之衆非也漢書作齊王悉發

車騎按下文言齊王欲夸車騎之衆恐當以史爲是

割鮮染輪集解郭璞曰染擩也擩之於輪鹽而食之索隱李奇云染濡也切生肉擩鹽而食之　按染輪者言射中獲多而血染車輪也舊說似迂

射中獲多　按此句與上文獲多乎曰少不免矛盾

名曰雲夢索隱褚詮音亡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　隋志百賦音一卷宋御史褚詮之撰疑索隱奪之字或省文也裴駰云云當是集解語而今無之

瑌石　文選作碝石漢書作礝石按作碝是說文碝石次玉者從石耎聲凡耎多譌需故漢書及山海誤作礝此作瑌乃碝之異文玉藻作瓀釋文瓀又作瑌則瓀又瑌之譌也山海經中山經扶豬之山其上多礝石郭注音耎今雁門

山中出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者如冰半謂如冰光也

武夫　山海經南山經會稽之山其下多砆石郭注砆武夫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蘢葱不分明

芷若射干　漢書文選竝無射干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善曰芷若下或有射干非也按干與上文蘭爲韻無此二字句法亦參差不齊當以史爲是此賦三射干字義各異不嫌其複也

箴莁索隱作葴析音針斯二音析漢書作斯　今漢書作析文選作菥

薛莎　漢書作薛莎

菰蘆索隱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　漢書文選竝作觚盧師古曰書不爲菰蘆字郭說非也漢注引郭注菰作苽但不知觚盧於今爲何草耳　按上文已有蒹葭此不得

復言盧當從漢書文選爲是

菴藺　集解本作奄閭與漢書合索隱本作菴閭與文選合

軒芉　漢書文選作軒于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　此兩句爲韻鼉从單聲黿從元聲古音叶瑇瑁漢書作毒冒下同

陰林巨樹　漢書同文選巨作其善曰本或林下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也　以句法而論當以史漢爲是

檗離　毛本蘗作檗與漢書文選同是也蘗乃俗字說文檗黃木也徐廣音扶戻反豈以爲薜荔之薜歟

樝梸　梸漢書文選作棃

騰遠　集解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索隱孟康云騰遠鳥名非司馬彪云騰遠蛇名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焦竑

曰或本云騰遠獸名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鷲鵷鶵翔其上騰貜飛鸓於其下蜀都賦猨狖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猨遠字相近而誤耶　按漢書文選並用服虔之說焦氏非之是矣然上文已有赤猨蠷蝚則焦以騰遠為騰猿亦未是索隱取馬郭之說然亦與上下文不類恐當以孟康之說為勝

淒浰札記曰漢書文選玉篇引子虛賦淒作倩　按徐廣音七見反恐淒字誤耳

徼谻受詘淩稚隆曰谻與郤同　谻索隱作谻漢書作谻文選作谻皆譌體也按說文人部㣌徼㣌受屈也㣌正字谻其借字方言谻倦也谻者㣌之異體也集解引郭璞曰谻疲極也索隱引司馬彪云谻倦也與方言之訓正同淩

謂與御同者非　說文心部𢡱者勞也與御音義同

敘傳又漢書趙充國傳之徼極與徼御音異而義同也

說文觭相踦觭也踦段氏謂當作掎掎偏引也則徼遮之

掎引之義亦可通然叔重之意固以徼觭爲徼御也

被阿錫　文選注善曰列子曰鄭衛之處女衣阿緆緆與

錫古字通五臣本錫作緆儀禮燕禮冪用綌若錫鄭注今

文錫爲緆緆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說文緆細布也與張

揖注同然則緆者正字錫者叚借字

紆徐委曲　文選有此句漢書無諸家注皆不及

罕側　索隱本作戌削漢書文選皆作戌削師古讀如字善

音卹蓋皆戌之譌也上林賦戌削索隱本作恤削漢書同

文選作卹削卹恤戌並同音通用

嫋嫋　漢書文選嫋作嬝

萃蔡　索隱蔡作粲乃粲之譌體字書不見

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　縹乎漢書文選作眇眇漢書及文選善本無仙字正義引戰國策有仙字漢書注引無與策合然兩注所引同而與今本國策字多有異同胡氏文選考異以爲史記誤衍

婁珊勃窣　索隱作盤姍勃猝漢書文選珊作姍文選勃作敦

上金隄　文選上下有乎字爲是

連駕鵝　札記曰中統游毛駕作鴐與索隱本合　按王本凌本作鴐與正義本合文選善本作鴐胡氏文選考異曰駕者鴚之假借左傳榮駕鵝唐石經宋槧本下皆從馬古今人表所載亦然相如此賦用字古矣唯中山經是多駕鳥郭注未詳也或曰駕宜爲鴐鴐鵝也然則鴐字晉代不復

行用之

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　漢書有此二句文選無善曰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何義門亦謂無此爲優

在山下游觀　按郭說是猶孟子云吾欲觀於轉附朝儛觀乎成山索隱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云言也

秋田乎青丘集解郭璞曰青丘山名亦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索隱郭璞山名出九尾狐也正義服虔云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　南山經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郭注亦有青丘國在海外海外東經青丘國在其北之北君子國　其狐四足九尾　按山海經則集解郭注田應作國正義服注國應

作山漢書文選注竝誤上有田三字南山■所無當即亦

有國之譌衍索隱所引郭注不同或出九尾狐四字在亦

有國之上青丘山亦出九尾狐也大荒東經亦有青丘之國

听然凌稚隆曰听音矧古哂字　說文听笑皃與哂不同

楊愼作以听爲古哂字皆無據玉篇廣韻听笑皃哂笑

也其義不同說文無哂字即矧字也

潦潏索隱今名沇水　此從索隱本諸本沇作洨胡氏文

選謂當作沇段氏說文注謂當作沇

滂潰　索隱作澎湃漢書文選竝作彭湃

滭浡滵汩　浡滵漢書文選竝作弗宓

澎濞　索隱滂濞與漢書文選同然吳王濞傳索隱澎濞

字也恐是用此賦語洞簫賦長笛賦皆言澎濞

穹隆郭璞曰水隴起回窊也　窊文選注引作窊

蜿灗　正義作蜿蟺漢書文選作宛潬

螹離集解未聞　漢書文選螹作漸選注司馬彪曰漸離魚名也張揖曰其形狀未聞按彪注蓋因上下文皆魚屬而云然也

鱅　漢書文選作鰫

鵁鶄　漢書文選作交精

鷛鸈　漢書文選作鱅渠

鱵鴜　索隱葴鷲漢書文選箴疵

鸕　漢書文選鸕

於是乎崇山巃嵸崔巍嵳峩　漢書文選山下有矗矗二字無嵳峩字是也下言嵾嵳峩峩則此不應復言嵳峩

嵾嵳　漢書作參差

九嵕巀嶭集解巀嶭山在池陽縣北　漢書注師古曰巀

嶭山即今所謂嵳峩山也在三原縣西文選注郭璞巀嶭高峻皃按何義門取小顏說然終以郭注爲是

㟴㠠　漢書文選㠠作㡐

丘虛崛㠑隱轔鬱𡼏　漢書文選崛㠑作堀礨𡼏作壘正義所引郭注此兩句與漢書文選互易

施靡　陂池　卽子虛賦之陂靡罷池

沇溶　沇漢書允

流夷集解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　文選注引王逸楚辭注曰流夷香草其說爲長漢書注亦以爲香草師古曰非新夷新夷乃樹耳

葴橙　漢書文選橙作持爾雅釋草葴寒漿郭注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葴疏案本草酸漿一名醋漿陶注云處處人家多有葉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皆黃赤

色葴馬藍郭注今大葉冬藍也疏今爲澱者是也按此賦葴字小顔以爲寒漿焦䓡以爲馬藍皆本爾雅然以小顔爲是焦䓡因葴爲寒將而謂善本誤以將作持其說謬景純爲爾雅作注而此注云葴未詳何也

晻曖苾勃　漢書晻薆咇茀文選晻薆咇茀

膹盼軋沕　漢書文選縝紛軋芴

沈牛麈麋正義麋似水牛　按麋乃鹿屬安得云似水牛此注有誤文選注引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或正義亦爲沈牛作解而譌奪也

蠝蠹　蠝應依漢書作絫文選作纍絫之俗字

蜿蟬　漢書文選蟬作僤卽上文之蜿𧕋

𤪌㻞　漢書文選玢豳

杌橤𤪹　杌當漢書文選從才

胥餘　漢書文選餘作邪攷異曰餘邪聲相近按今韻麻韻之字古韻有在魚虞部者故餘邪得通借

紛容蕭蔘　容蕭漢書作溶萷文選作溶箾攷工記注作紛容掔參

旖旎索隱張揖云旖旎阿那也說文木部橠木旖施也段氏注木如旗之旖施故字從木椅曹風倚儺郎旖施旎者施之俗也柅者又旎之譌也㫃部旖旖施旗皃從㫃奇聲段氏注旖施疊韻字在十七部許於旗曰旖施於禾曰倚移皆讀如阿那檜風猗儺其枝傳云猗儺柔順皃楚辭九辯九歎則皆作旖旎上林賦旖旎從風史記文選作猗狔漢書作椅柅毛本漢書作猗柅未知段氏據何本攷工記注則作倚移與許書禾部合知以音爲用製字日多廣韻曰婀娜曰旖旎曰裛衺曰榱椽皆其俗體耳本謂旌旗柔順之皃引伸爲凡柔

順之稱倚移與旖旎同許以從㫃從禾別之　按旖旎之旎許作施㫃部施旗皃從㫃也聲段氏注謂俗改爲旎從尼聲殊失音理然玉篇廣韻竝有旎字則沿用已久惟古人駢字多用雙聲疊韻此以疊韻求之其字定作旖施攷工記注鄭司農兩言倚移從風疏曰上林賦云倚移從風豈唐時本尚有從倚移者耶許於禾曰倚移於旗曰旖施於木曰檹施然則此賦之字在許當作檹施倚移旖施及詩曹風之猗儺皆其通借也今諸體皆不行用而習用旖旎字如文選揚子雲甘泉賦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注服虔曰從風柔弱皃漢書作旖柅注師古曰縿旒之形也司馬長卿大人賦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作猗柅注張揖曰下垂皃此皆指旗皃其本義也王子淵洞簫賦形旖旎以順吹兮此笛形之旖旎也揚子雲反

離騷乘雲蜺之旖旎兮（漢書旎作柅）注旖旎雲皃此雲之旖旎也唐閻楚封臨風舒錦賦狀臨風之旖旎此錦之旖旎也竇泉述書賦纖慢旖旎此書法之旖旎也至若楚辭九辯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九歎結桂樹之旖旎宋玉高唐賦猗狔豐沛王粲柳賦紛旖旎以修長成公綏木蘭賦繁旖旎之弱條及此賦所云則花木之旖旎也皆其引伸之義也惟王逸九辯九歎注云旖旎盛皃詩云旖旎其華與叔重說義異東方朔七諫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以旖旎與萎枯對言意與叔師頗同（曹風傳柔順皃然三章猗儺其實於采順義少遠不如用叔師說則三章皆可通也）今二義竝行辭賦家多用叔師之說考異謂說文無旖旎字當從漢書作猗柅其考之未詳歟

飛鸓　鸓漢書作蠝文選作蠝胡氏考異曰考集韻五音

蠝下重文有六而不載蝙可證其非然則索隱本作蝙非
也

螣殊榛正義榛仕斤反　漢書文選注皆仕人反

蒙鴟蘇袴白虎　漢書注上句用郭璞曰蒙其尾爲帽也
下句用張揖曰著白虎文袴也按二說是也與下二句方
一例諸說皆非

罥騕褭　罥漢書文選作羂騕漢書作要按罥說文作䍲
周禮冥氏注扃絹禽獸叚借用絹字後人遂因絹字加网
爲羂絹後省糸爲罥耳

轊白鹿　轊漢書作轊文選作轊說文軎車軸耑也轊軎
或從彗無轊轊玉篇廣韻竝無此二文徐廣曰一作惠札
記疑轊之爛文按惠者叚借字轊者惠之譌而轊者轊之
譌也

乘騎之所踝若人民之蹈躡　漢書無乘字民字疑此衍
文選乘作步民作臣
于遮　文選于作干
裞襹　襹索隱作褷與漢書文選合
嫚嫚　漢書作嫚嫚文選作嫚嫚說文嫚好也大徐委員
切小徐以爲今之娟字索隱引廣雅嫚嫚容也則史文本
亦作嫚傳寫譌爲嫚并注亦譌
姌嫋　索隱作孅弱與漢書文選同𤣥徐廣曰姌乃冉反
則史不作孅也說文姌弱長皃嫋姌也二字連文玉篇亦
二字連文
今聞其乃發軍興制索隱張揖曰發三軍之眾也興制謂
起軍法制也漢書注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爲興眾之制也
按此猶上言用軍興法張說謬顏亦順文爲說

乃拜相如爲中郎將索隱張揖曰秩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中郎秩比六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張說殊誤且是時相如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其非五歲補縣令之郎可知矣

通卭都　索隱通笮漢書通卭莋

漇沈　索隱漢書作澌今漢書作灑

大人賦　多用屈子遠游語

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上浮　遠游賦曰悲時俗之阨兮願輕舉而遠游

載雲氣而上浮　遠游曰焉託乘而上浮又曰掩浮雲而上征

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　遠游曰建雄虹之采

旄兮五色雜而炫燿
撰彗而爲旍　遠游曰擥彗星以爲旍兮
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　遠游曰服
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
赳蝡索隱孟康曰赳蝡申頸低頭張揖曰赳蝡牙跳也赳
音居幼反蝡音許救反張揖曰　漢書注引張揖曰赳蝡
申頸低卬也與此異疑此孟康張揖互譌下文又稱張揖
曰不得連文而疊稱名也
邪絶少陽而登太陰兮　遠游曰吾將過乎句芒王注就
少陽於東方也又曰召玄武而奔屬王注呼大陰神使承
衛也
與眞人乎相求　遠游曰貴眞人之休德兮
互折窈窕以右轉兮　遠游曰歷大皓以右轉兮

部乘衆神於瑤光　漢書乘作署遠游曰選署衆神以竝轂
左元冥而右含靁兮　漢書含作黔遠游曰歷元冥以邪徑兮乘閒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按楚辭則注中黔嬴之嬴當作嬴含黔同聲靁嬴聲相近
祝融驚而蹕御兮札記曰當依漢書作警　遠游曰祝融戒而蹕御兮按警卽戒也注中亦云警蹕亦乃傳寫之譌
屯余車其莫乘兮　遠游曰屯余車之萬乘兮
使句芒其將行兮　句芒遠游作鉤芒見前
吾欲往乎南嬉　漢書嬉作娭遠游曰吾將往乎南疑
雜遝膠葛以方馳　遠游曰騎膠葛以雜亂兮
衍曼流爛壇以陸離　遠游曰班漫衍而方行又曰叛陸離其上下兮

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　遠游曰右雷公以爲衛

炰𪇰　漢書作崴魁

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　遠游曰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

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漢書總作惣瑟作琴遠游曰涉青雲以氾濫游兮又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　遠游曰風伯爲余先驅兮又曰左雨師使徑侍兮

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　洸漢書作荒遠游曰覽方外之荒忽兮

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遠游曰排閶闔而望予又曰集重陽入帝宮兮又曰騰告鸞鳥迎宓妃

呼吸沆瀣餐朝霞兮　漢書兮在瀣下是也遠游曰飡六

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噍咀芝英而嘰瓊華　遠游曰懷琬琰之華英王注咀嚼玉英以養神也

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　遠游曰上至列缺兮又曰召豐隆使先導兮

舒節北平北垠　軼先驅於寒門　遠游曰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

下峥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　遠游同

視眩眠而無見兮　漢書眠作泯遠游眩眠作儵忽王注目瞑眩也

聽惝恍而無聞　遠游同漢書惝作敞

遻聽者　漢書作聽遻

淮南衡山傳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

而分後人不敢效也　按此言令郎中令斥免霸被非斥免郎中令也正義誤被爲郎中屬郎中令

六年過淮南　按六年二字疑衍下方云元朔六年中也志疑謂下文元朔六年中五字衍恐未是

循吏傳子產　大宮子期索隱子期亦鄭公子也　左傳鄭無子期索隱之言恐亦肊揣

治鄭二十六年　按左傳子產爲政在簡公二十二年定公八年卒首尾二十二年與此傳不同年表世家言子產卒於聲公五年則上距簡二十二年四十九年亦與此傳不合益可見年表世家之誤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　韓詩外傳曰王使爲理

汲鄭傳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按下文言

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大父殆即指鄭君徐說是儆人集
解徐廣曰一作入　漢書作人屬下句
始翟公爲廷尉　漢書百官表元光五年廷尉翟公四年
而張湯爲廷尉不言翟公復爲廷尉
儒林傳故于路居衛　漢書無此句
酷吏傳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　漢書無竇太后三字
及竟字是謂匈奴中都以漢法矣
閻奉以惡用矣　贊云水衡閻奉漢百官表元封元年水
衡都尉閻奉
以牧司空盜賊札記曰牧淩引一本作收與漢書合　南
監作收何義門校作收
故九卿張德　漢百官表九卿無張德
大宛傳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

草旁行以爲書記　今西洋諸國頗類此

乃封騫爲博望侯索隱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地理志南陽博望縣　按許舜亦封博望侯地理志南陽郡領縣博望原注侯國即指騫舜所封也小顏此注在張騫傳蓋由冠軍從驃而推然恐是肌測不足信也田敬仲世家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東南四十五里是博望爲地名不始於漢今爲驛在南陽縣北正義引地志爲證最是

其人皆深眼多鬚顏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　今西洋諸國頗類此

佞幸傳周文仁索隱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　按周仁見萬石張叔傳據索

隱注是以仁字爲後人所加末四字必非索隱語乃後人所加

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索隱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楊愼曰仁寵最過爲句庸不乃甚篤爲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攷異曰予謂不乃者不能也乃能聲相近言周仁寵過于常人猶不能甚篤以見景帝之無寵臣也　按淩本乃不作不乃故楊錢云然考證采楊說然楊說亦甚難通錢說爲直捷然以乃爲能於古無徵不如從索隱本作乃不爲是乃猶而也言寵過庸常而不甚篤舊說未可議也

滑稽傳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云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攷異曰優孟事在前二百餘年此乃疏之甚者　按楚莊王

距齊威王二百三十三年齊威距秦始皇百三十二年此傳當先優孟而曰其後二百餘年齊有湻于髡其後百餘年秦有優旃史蓋優孟湻于髡譌倒而兩處言年亦誤譌也

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楚莊王距始皇三百六十五年

連四海之外以爲席　漢書席作帶此蓋由俗書席下爲帶而帶譌爲席

日者傳正襟危坐　索隱作免坐按下云公且安坐則作危者是

不見奪糈　說文貾齎財卜問爲貾从貝疋聲讀若所按貾之爲糈同音叚借貾所以餔卜者故云卜有不審不見奪糈說文曰糈糧也是凡糧皆曰糈享神之米其一耑耳

或曰祭神米曰糈卜者必禮神故其字亦作糈然詩云握粟出卜亦以餬卜者也

龜策傳今昔王子索隱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楊愼曰此篇凡用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覘月覘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按昔夜也楚辭大招注廣雅釋詁四穀梁莊七年及莊子天運篇釋文今昔猶今夜也索隱謬當以愼修爲是

而終昔囚　按終昔猶終夜也

內經間術　按術讀爲遂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

諛臣有衆　有去聲

貨殖傳陳掾其間索隱陳掾猶經營馳逐也　說文掾緣也段氏注緣者衣純也旣夕禮注飾衣領袂口曰掾引申爲凡貧緣邊際之稱掾者緣其邊際而陳掾也陳掾猶經

營也按陳列也周官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掾者言布列市肆而貪緣爲利也

而民雕悍少慮索隱人雕悍言如雕性之捷悍也黃生義府雕與彫通樸之反也今俗用刁字　黃說蓋與管子所云禁雕俗合　按捍當讀爲勇悍之悍蓋古悍捍通用也雕捍少慮者者言其性如雕之勇捍而無所顧慮燕之俗正如此若訓爲捷則與下少慮之義不洽矣

領南沙北正義謂沙漠之北　沙字有誤

楚越之地地廣人稀　今楚越則地狹人稠矣古今事變其不同如此

燕代田畜而事蠶　今燕代不知蠶矣

此有知盡能索耳淩稚隆曰索謂索財也　廣雅釋詁索盡也按此對下終不餘力言淩說未是

自序易大傳　漢書遷傳傳下有曰字

不可改矣　漢書矣字作也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按春秋弑君之見于經者衛桓魯隱宋殤齊襄宋閔魯子般魯閔晉奚齊卓子楚成齊舍宋昭齊懿莒庶其晉靈鄭靈陳靈晉厲齊莊衛殤吳餘祭蔡景莒密州楚靈許悼吳僚薛比蔡昭齊荼魯之般閔惡則春秋諱而不書者其不見於經者晉哀小子鄭昭鄭子魯晉懷其以疾赴者鄭僖楚郟敖齊悼合之得三十八也

亡國五十二　按春秋亡國之見於經者極紀宿譚遂鄣陽弦虞溫黃項梁邢夔滑江六庸舒蓼根牟蕭潞氏甲氏留吁鄅舒庸鄫萊偪陽邿舒鳩賴陳蔡陸渾之戎徐沈許頓胡戎蠻曹凡四十三見於左氏傳者權息鄧耿霍魏虢鄟驕鐸辰焦揚肥鼓唐夷虎又州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

復是州亦亡凡十六滅而復者須句道房鄅其不見於傳而可推而知者則申茜荀賈是也弟此云五十二者與經傳皆不合何也

至于麟止　漢書武紀元狩元年獲白麟太始二年因前獲白麟及渥洼出天馬東山見黃金更黃金爲麟趾褭蹏按止趾古通用據此則史文中有太始元二年事非竟止于太初也

衛頃不寧索隱衛頃公也　按頃讀爲傾傾覆也謂朔譖殺太子而衛亂也衛無頃公索隱誤

史記瑣言卷三